

目 次

•革命回忆录•

在李富春同志的身边……………陈庆佐 (1)

•地震记实•

营海地震波及我县……………姜兴岭 (6)

田庄台地震记实……………郝 勋 (8)

顷刻之间……………东 白 (10)

•地方史料•

平安农场的朝鲜族……………辛金铎 (13)

沟营铁路的兴衰……………李凤春 (15)

日军侵入田庄台……………郝 勋 (18)

大洼地区农场群形成简略……………刘亚军 (22)

大洼的盐业简史……………马常忠 (24)

张作霖的两个同乡……………胡润珊 (25)

造纸厂工人初期的几次罢工……………刘 杰 (32)

•乡土风物•

河心塘……………宗树兴 (31)

古堡拾零……………东文·杰摄 (40)

我县以姓氏命名的村屯……………马常忠 (34)

•大洼文人•

县志主笔——李蓉镜……………东 白 (28)

•大洼之最•

田庄台小学……………李春园 (42)

千亩果园……………李凤春 (27)

最早的工会组织·····	刘 杰 (33)
大洼县城的第一幢楼·····	王西安 (39)

·本期图目·

营海地震示意图·····	(6)
田庄台造纸厂院中的地裂(照片)·····	(7)
大洼宣传馆被震毁的房屋(照片)·····	(12)
沟营铁路示意图·····	(16)
大洼火车站站台旧址·····	(14)
魏家沟车站水塔旧址·····	(17)
1895年3月田庄台战役示意图·····	(19)
河心塘地理位置示意图·····	(31)
大堡子城墙遗迹等(照片四幅)·····	(40、41、42)

在李富春同志的身边

陈庆佐

往事如烟，多已忘却。但是，在李富春政委身边工作的几件往事，却深深地镌刻在我的记忆里。

“不要忘记你是穷人家长大的孩子”

一九五〇年二月，我由东北军区警卫营调到东北人民政府副主席李富春身边当警卫员。

当我听到这个好消息时，一蹦多高，心里的那股子高兴劲儿就象泉水，咕嘟咕嘟直往外冒。

这天上午，耿秘书接我去见李政委。当时，李政委住在沈阳市和平区一号一栋小楼里。

耿秘书把我领到一间普通的屋子里，李政委正伏在写字台上一边吸烟，一边看文件。

“报告李政委，警卫营的小鬼来了。”我赶忙走上前给李政委行个军礼。

李政委站起身，笑着向我走来。他穿着一身洗得发白的军装，微黑的脸庞上有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眼角总是堆满微笑，看上去给人一种可亲可敬的感觉。

不知为什么，我有点紧张了。别说往日那活泼顽皮劲儿没有了，就连话也不会说了，手脚也不知怎么放。只是觉得

眼睛有点阵阵发酸。

“小同志十几了？”

“十八了。”

“家在什么地方住？”

“辽宁省北镇县。”

“什么时间参加革命的？”

“一九四八年。”

“念过书没有？”

“没有。”

“为什么要当兵？”

“为人民服务！”

李政委笑了：“对！我们闹革命就是为人民服务，让老百姓都能过上好日子！”

我的眼泪终于抑制不住地流了下来。我这个倍受苦难，挨地主狗咬、鞭打的小要饭花子，过去哪里知道温饱啊！然而今天，在革命的队伍里，在李政委身边，我怎能不激动呢！

经耿秘书传话，我基本听懂了李政委的湖南话。接着，李政委亲切而又严肃地说：“警卫工作是很辛苦的，要求是严的，要好好学习，搞好团结，掌握工作本领，不要忘记你是一个穷人家长大的孩子。”

“今后不要为我而影响了你的休息”

一九五二年，李政委离开了东北，调到中央工作，我也随同李政委去北京。

当时的北京，社会情况极为复杂，国民党的残余势力还

没有彻底清除。加之，我对北京的地理情况又不了解，给警卫工作带来了新的困难。

来到北京，李政委的工作更加紧张了，有时通宵达旦。我看到李政委的身体逐渐消瘦，感到非常不安。每当他工作到夜间两点多钟，我都要去请李政委休息，他总是微笑地向我点点头。无奈，我只好给李政委弄点吃的，或调解室内的温度。

有一次李政委带病坚持工作，並照例一直工作到凌晨四点多钟。我不安地走到他的身边，请他去休息。“你先去休息吧，我马上去。”

我是李政委的勤务兵，照顾好李政委是我的本职工作。可相反李政委却把我看成孩子，百般地照顾我，根本就忘记了他自己的身体。想到这些，我再也睡不着了，蹦下床来，又去请李政委休息。

这时，李政委站起来了：“我没处理完当天的事情，是睡不着的。你们警卫工作很辛苦，担子也很重，为了做好工作，必须保证你们的休息时间。今后，不要为我而影响了你的休息。”

“你的权力比我还大呀”

李政委爱好打台球。每当吃晚饭前，李政委都要抽出十几分钟活动一下。有时和朱老总，有时和李立三，有时还和周总理。每次打台球，我都给他们记分。

有一次贺老总来找李政委，两人谈完正事，便兴致勃勃地打起台球。我大概在想着什么事情，思想走了神儿，李政

委明明得了七分，而我却给记了一分。这可把贺老总笑坏了。李政委“严肃”地问贺老总：“你贺龙今天是和我比球来了，还是和我比笑来了！”贺老总瞧着记分牌，仍然哈哈大笑。李政委扭过头去，这才恍然大悟。他走到我面前：“小鬼，我得的是七分，你为什么给我记一分，你的权力比我还大呀！”

“我当主婚人”

李政委和蔡畅是我订婚的介绍人。一九五四年“五一”劳动节，首长为我们办理了婚事。

那天，蔡畅正在紧张地召集全国妇联工作会议。会后，她把我和小康（蔡畅的服务员）叫到面前，高兴地对我们俩说：“小陈、小康，你们现在已经到年令了，该结婚了。今天在我这给你们举行婚礼。”

我和小康红着脸，互相望了望，不好意思地笑了。当时，康大姐、邓大姐、章蕴等在场，都说：“好，给小鬼举行个革命化的婚礼，我们大家一起来给庆贺吧。”

正在大家高兴的时候，李政委和李立三同志回来了。

蔡畅说：“今天给小陈、小康举行婚礼，我们正等你们呢。”

李政委说：“好嘛，按你们的安排进行吧，我当主婚人。”

婚礼用的糖果、烟、茶都是蔡畅用自己的钱给我们买的。婚后，住房和生活用具都是李政委、蔡畅亲自给安排的。

当时，首长们的工作是那样的繁忙、紧张，还要抽出时间为我们的事儿操心，我们激动的心情是无法用语言来表达的。

现在我回忆起这件事儿，还感到有股幸福的暖流正在全身流淌。

“这是新中国青年应当努力的”

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六日，我离开了李政委，去新疆哈密专区公安处工作。

我和李政委一起工作、生活了整整七个年头。他的一言一行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特别是他那种忘我的工作热情，关心同志、严于律己的精神，无时不在感动着我，激励着我。

临行前，李政委提笔赠言勉励我：“到维吾尔自治区工作，这是新中国的青年应当努力的。要耐心帮助兄弟民族，学习兄弟民族的语言，尊重他们的习惯，不要怕困难，要依靠大家的力量克服困难。要勇往直前，勇敢、谨慎、虚心三者结合起来，就一定可以把工作做好。”

一晃三十多年过去了，每当我回忆起这些往事，心情就难以平静。他那一双炯炯闪亮的眼睛，温和地望着我们……。是的，敬爱的李政委，您将永远活在我们的心里！

（张胜才整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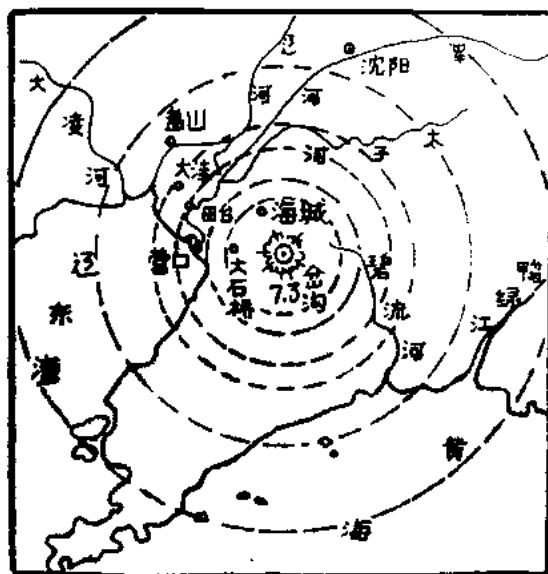
营海地震波及我县

姜兴岭

一九七五年一月中旬，国家地震局召开震情会商会议，会后发出将在辽东半岛发生六级左右地震的短期预报。

一月二十八日，省地震局紧急会商决定，地震台、站人员要日夜坚守岗位。各地城乡地震观察哨，也观察到大量的微观、宏观震前异常现象。

二月四日十时三十六分，省地震局发临震预报，向全省，特别是鞍山、营口两市发出防震通播。当日下午盘锦地区革



1975、2、4
营海地震
示意图

委会通知各县、区立即搞好防震通播。我区委决定通知各农场、社、镇，晚八时开防震通播会。通播会尚未开始，晚七点三十六分，大地抖动，地声隆隆，群众从惊恐中撤离室内，即海城县岔沟发生了七点三级地震。震害直接波及我县。其烈度田庄台至东风一线为 8° ，大洼镇为 7.3° ，其余场、社为 6.9° 。

地震所及，大地喷沙冒水，河道旁出现大地裂，烟囱折倒，房屋塌损。尤以田庄台为最重，有三分之二房屋震毁。全县震倒房屋达四十八万三千二百一十八平方米，约二万零一百三十四间（24平方米/间）。全县震亡一百二十四人，震伤一百六十二人。田庄台镇震亡人数占全县震亡人数的89%。位于东风农场的东南最大的南河沿排灌站也被严重震损，喷沙积满龙宫，钢筋水泥件被震裂，机组位移。

震后，全县人民在全省人民和子弟兵的支援下，积极投入防震救灾，恢复生产斗争。普遍构建了防震棚，修道路、清淤沙、抢修水利工程，迅速恢复了生活，恢复了生产。



田庄台造纸厂院中的地裂

田庄台地震纪实

郝 勤

一九七五年二月四日十九点三十六分，海城、营口地区发生了强烈地震。据我国地震台公报称：这次地震为七点三级，震中在北纬四十点六度，东经一百二十八点八度，大致位于海城县的岔沟公社西南地区，震中烈度为九度、震源深度为十六公里。这次地震波及田庄台镇，据国家地震局测定烈度是八度。

地震发生时，由于天刚入夜，人们尚未睡息，加之连日有震情预报，所以地震一经发生，人们立刻发觉，当时给人的感觉是房屋强烈摇动，房盖嘎嘎作响，桌案陈设物品有的倾倒，有的被颠在地。室内悬挂物大角度摇摆，外面出现红色地光，发出呜呜地声，人们一时极大惊骇。此时砖瓦辟啪塌落，烟尘火光漫天，烟囱倾倒，房屋坍塌。就在这分秒时间，人们有的跑出户外，有的被烟囱砸伤，有的被房梁压倒，呼救声与惊叫声混成一片。随着唧筒井自然喷水达二米多高，平地喷沙冒水，有的屋内衣物、陈设品漂出窗外。

田庄台造纸厂南河沿出现纵横断裂十五条，其中最大断裂二米七。田庄台粮库院里在二千五百平方米内出现三十多个泉眼，最大泉眼直径为二米，一般的有三十公分口径，在一间空屋里喷出来的沙浆把锁着的单扇门冲出十多米远。红卫街张玉满屋地出现半米口径的泉眼，把一个木箱于从窗户冲出到院里。镇内大街小巷淤积的泥沙和水，有的地方没脚脖

子。

田庄台距离震中较近，约有七十公里，受灾非常严重，震倒房屋一万零九百三十八间，死亡人口一百一十一人（其中男52人，女59人）；一百零五人受伤（其中重伤45人，轻伤60人）。牲畜压死二十三头。

地震发生后，人民解放军一三四一部队农场、一三四八部队农场、四〇〇五部队农场、三二七〇部队农场、一三一三部队农场、三二二五部队农场、一三四一部队四分队十六小队、一三一八部队八三分队二排、三一二五部队七七分队一连工兵营、一三四八部队七二分队二连、一三八三部队、六四野战医院先后有一万一千一百五十名指战员赶赴田庄台，和广大干部、群众一起抢救伤员，抗震救灾。并为居民修建简易房二千五百多间。

辽河石油勘探局出动了二百人、二十台汽车为救灾服务。

中央给灾区人民发来慰问电、派来慰问团，各地纷纷发来慰问信、寄来慰问品。国家及时拨专款和物资帮助灾区人民重建家园。新建了十幢楼房和大批住宅，共四万零五百九十六平方米。

顷刻之间

东 白

乙卯隆冬，震情频报，街头巷尾，人人言震。笔者腊月二十由北京办展归来，正值气氛紧张之时，有感小震时有发生。虽然处于地震险区，但因没有亲历震灾的体验，仍不以为然。是受三分担心，七分兴趣的驱遣，才翻查书籍，绘制地图，走访地震办，求得对地震有个常识性的了解，并制一地震记事表贴于床头墙上，从二月三日（腊月二十三）始，逐日填写，记录见闻。

那成想，“小震闹”后，果真“大震到”了，二月四日十九时三十六分，顷刻之间，房倒屋塌，县宣传馆大部分建筑物即成废墟（是县城内唯一震毁的单位），笔者正在室内阅画稿，是时，屋全颓倒，幸免于难。次日晨，于残垣瓦砾中觅得没记完的记录，并补记四日晚遇震事。

兹列抄于下：

二月三日 晴 有薄云

九时二十分，地动。房梁发响，棚顶落尘，电灯摇摆，电线颤抖，许多居民的鸡飞上房顶，站着有明显晃动感。据说，震中在我县东南方约九十多公里的营海震区，震级为四级以上。

二月四日 晴 有时多云

四时二十分和四时三十分，连续两次震动。睡眠中被摇醒。六、七只老鼠在走廊奔串，戚家的猪闯圈逃往野外，墙

壁灰皮抖落，城中有少数人被摇醒提早起床，会聚街头谈地震感觉。拂晓前的县城仍宁静如常，路上有踏实的积雪，树枝有轻微树挂。

六时许，东方朝霞如燃炭，格外绚丽，为多年所少见。

七时五十五分，大地又连续抖动两次，间隔约一分多钟。很多人都跑出屋内，但都不过分惊恐。

八时许，太阳为薄云遮掩，街道上雪溶成水。东湖冰眼中水浑浊，並有大量水溢出。空中有多群家鸽盘旋飞舞，许多人见老鼠出洞，招遥过市，並不怕人。

十时三十五分，地又动，房屋明显摇晃，案上笔筒倾倒，因上午小震频繁，人们略有紧张感，多数的人由室内跑出。

下午，平静。

傍晚，天昏沉，湿雾弥漫，如地面往外蒸气，街上人影模糊，灯光暗淡。在室外，手、脸不觉寒冷，小镇寂静得出奇。莫不是……（以下为五日补记）

十九点三十六分，同业余作者小刘在灯下正赏画入神，突然，灯泡大摇，“砰”的一声在墙上撞碎，霎时天昏地暗，仿佛有闷雷起于脚下，房如大风浪中的木船，巨烈颠簸，站立已不能自主，遂拉小刘循记忆中的走廊，沿墙根摸索匍行，烟尘呛噪，路障重重，落瓦声、断木声仍不绝于耳，房架、墙垣正在大解体，刚至门口，高大的水泥门眉轰然外倒，声如炸雷，塌落砖墙结块远抛十四米外，占地一百多平方米，房梁也同时落架。幸在这一瞬间免于颓垣、重木，与小刘在废墟中爬出，皆灰土满面，汗泥厚若铜钱。

震后，雾消，天朗气清，星斗闪烁。街上人声嘈杂，一片惊恐。大多数人夜不成眠，集聚街头。在宣传馆路旁，连

夜参观废墟、询问震情者不下二百余人。外地过路车辆也歇宿路旁。镇内多处喷沙冒水，阳沟聚水成流。高烟囱皆在离地约四分之三处断折，区委食堂方型烟囱，中间约一米高一段，向东断错出三十公分左右，上下部仍保持原状，形象奇特。居民人字屋上的烟囱多顺卧于房顶，职工俱乐部东西侧壁整体断错寸余，一般建筑物多有轻度裂痕。

眨眼一夜，今晨才发现自己上身只着单衫，没觉寒冷，也没伤风感冒，人体的适应能力，真不可思议！用雪团擦脸时，方知额上得青疱一枚，状如大枣，也算是一点小小的纪念吧。

废墟觅踪，展开的画册已被一堆砖块压埋，只是桌腿断了一条，地震记事表也随墙皮脱落于残垣瓦砾中，但终于寻得，趁晨光补记昨晚漏写之事，並摄影一幅，立此存照。地震戏弄于人，只在顷刻之间，但也只能催人奋然再建！



大洼宣传馆被震毁的房屋

平安农场的朝鲜族

辛 金 铎

朝鲜族来到平安是从伪满开始。日寇侵占东北以后，掠夺大量土地开发稻田，实行移民政策。于伪满康德二年（1935年）在距田庄台五公里的北大洼子（东起辽河，西至哈吧台，南邻三家子，北界大房身），方圆有650多亩洼地，由朝族人姜凤羽来此经营为经理。姜系朝鲜平安南道人，所以金名为平安农场。先后来平安落户的朝族有一百多户。他们初到此地，生活极为困苦，穿着破旧的朝族服装，背着孩子、顶着包袱，只带一些简单的生活用具。住的是简易草房，吃的是小米加咸菜。男的成天浸泡在泥水里劳动，女的顶水做饭还要背儿下地薅草。一年到头泡烂了胳膊、沤坏了腿，打的粮食去了“出荷”，剩下的不足半年吃用。有的户因生活无着，求借无门，就偷偷地背儿携包逃奔他处。旧社会朝鲜族几乎成了游民，哪里求得温饱就到哪里去，因此养成了“今朝有酒今朝醉，不置家当不盖房”的习惯。

起初，汉、朝两族互不了解，加之日寇制造民族矛盾，彼此隔阂很大。以后由于每年农忙（插秧、脱谷）季节，他们要雇用汉族农民帮助，来往频繁；有的汉族开荒种稻，他们又热情指导，从而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人情来往，节日互赠礼物，两族人民交往日密。

解放以后，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朝族也分到了土地，生活逐步改善，1953年这里的一些旱田逐步开为水田，成立了国

营农场，场名仍为“平安”。因朝鲜平安北道与辽宁毗邻，中、朝人民又在反侵略战争中结下牢不可破的友谊，平安二字就更富有新意。

三中全会以来，党在农村的各项政策逐步完善、落实，激发起广大农工的积极性，产量不断提高。现在平安农场的朝鲜族已扩大到三个管理区（即平一、新农、新立），发展到469户，2,500多口人。耕地7,000多亩，总产量达七百万斤，为国家增产商品粮作出很大贡献。随着生产的发展、生活逐步上升，平一管理区建成新式楼座三十八幢，清流环绕，绿树成荫。为子孙后代在平安扎根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再不漂游了。

农工住上了新房，再也不进屋就上炕了。并成立了托儿所，大嫂们再不背孩子下地了。家家有水井，顶水形象，只好到舞台上去看“顶水舞”了。草鞋早被皮鞋和凉鞋所代替，小袄、大裤子仅个别老人在节日穿穿，青年们都穿上了新颖时髦的时装。连喝凉水、吃生食的不卫生习惯也逐渐改变。



大洼火车站站台旧址

沟营铁路的兴衰

李凤春

营口(河北)至沟帮子铁路于一八九八年(光绪二十四年)春开工兴建,到一九〇〇年春全部工程告竣,全长九十一公里。设有胡家、盘山、大洼、田庄台、河北五个火车站。由于该路是清政府跟英国签订铁路借款合同,利用英国资本兴建的,所以通车以后由英国经营。日俄战争发生后,一九〇二年英国把这条铁路交还清政府经营。到一九〇五年,铁路从沟帮子延伸到沈阳,当时称为京奉铁路。沟帮子至营口段称为沟营支线。以后,这条路就联结关内和沈阳,贯通在大洼的南北,运输着旅客和各种物资。当年大洼生产的盐、田庄台的苇席也赖此路外运。铁路通车,沿线居民也日渐增多。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于一九二九年(民国十八年)该线铁路为抵制日货,每日增加直通沈阳客车一次,并降低票价(当时日本经营的营口至沈阳铁路票价每人为二元五角金票,而中国铁路则为大洋二元,当时大洋二元折合金票一元),还于途中供旅客饮食一餐。由此,日本帝国主义所经营的营沈间客货运输受到很大打击。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占了全东北,铁路也被日本帝国主义所完全垄断。

一九四一年以后,又在大洼境内增设了田家镇、曾家两个乘降所。一九四二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寇为了加强物